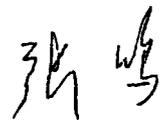


# 中國發展的百年輪迴？



當初諸位先進創辦《二十一世紀》雜誌，估計有展望未來的意思在裏面。可是，筆者在《二十一世紀》上發的文字，卻都是說歷史的。既然一貫如此，此番也就不破例了，依舊說歷史。身子進入二十一世紀，回頭看二十世紀的歷史，看清楚了，才可以踏實地在二十一世紀行走。

回過頭來看，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其實跟二十一世紀初有幾分相似。當年的中國，在被西方拖着走了幾十年之後，突然做起了最後的掙扎，想要做一次最後的抉擇。不過，所用的武器卻來自民間，無非是喝符唸咒的法術、服色代表的陰陽八卦，以及民間戲劇裏的英雄豪傑。這樣一種半悲壯、半鬧劇式的抗爭，實際上體現了一部分中國人對被拖入西方世界體系的不滿。在西方看來，這是一種野蠻對抗文明的徒勞掙扎。從結果看，的確也是徒勞的。而現在的中國，於封閉多年之後，又在進入西方世界體系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再一次面臨困惑和迷茫，再一次面臨抉擇。一連串自我封閉的動作，一系列叫板和崛起的喧囂，似乎表明中國人，至少是當家的中國人，又一次感覺自己來到了十字路口。

自從西方選擇了工業文明的道路，整個世界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這個地球的其他地方，不管情願與否，都或遲或早被拖入到西方的這條道路中來，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儘管在今天看來，西方的這條道路是否最適合人類的長遠發展亦未可知，但這個選擇卻是個潘多拉的匣子，放出妖魔也放出希望，一旦打開，就由不得人類自己作主了。

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歷史，本質上是中國被拖入西方世界的過程。在最初的時候，是兩個世界的碰撞，即西方的世界與我們的天下。可惜，我們的天下過於脆弱，一觸即破，二觸即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人固執地堅持公使駐京，實際上是迫固執天下觀的咸豐皇帝在形式上接受他們的世界體系。中國皇帝在奮力一搏之後，只能妥協屈服。總理衙門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在形式上，已

現在的中國，於封閉多年之後，又在進入西方世界體系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再一次面臨困惑和迷茫，再一次面臨抉擇。一連串自我封閉的動作，一系列叫板和崛起的喧囂，似乎表明當家的中國人，又一次感覺自己來到了十字路口。

經進入西方威斯特法利亞外交體系。中國人其實心裏也明白，成立同文館，第一個使命就是要丁韞良 (W. A. P. Martin) 翻譯《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此後的幾十年，西方人還在拉和拖，而中國人已經半推半就。他們發現，洋鬼子雖然厲害，但卻意在通商，不是要滅我們的國。從籌辦夷務到興辦洋務，中國人在進入西方世界的過程中，半是好奇，半是猶豫，洋槍洋炮洋兵洋艦來了，輪船來了，火車來了，大機器也來了。洋人的外交官坐鎮京師，鞠一個大躬，皇帝也見了。留學生出去了，中國的使節也派出去了。進入西方世界的努力，到了戊戌維新，達到了高峰，中國皇帝要變制了。甲午之戰，中國敗給了努力脫亞入歐的日本。言外之意，同樣是進入西方世界，一個近鄰比我們走得更快，所以我們得迎頭趕上，不趕上，興許就真的亡國滅種了。

但是，即使到了這般田地，我們這個老大帝國依舊有大量的人心不甘，情不願。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一部分人是想借西用蠶食中體，進而換中體為西體；一部分人是想借中體排拒西用，永遠遠離西體。儘管被一個學習西方的優等生打得慘敗，敗到毫無臉面的份上，但要中國人在自己的家裏把自己的天下由自己來打碎，全身進入西方的世界，還是有大量的人打心眼裏不肯。戊戌

維新的變制設想還沒落到地上，就被粉碎。政變的發動者西太后此舉，固然有權力之爭的動因，但在老太婆背後，卻是一股強大的「不想變」勢力。庚子義和團事件，當時中國政府的行為，無論從傳統還是現代的國家理性來看，都是瘋狂的。這種瘋狂，是愚官與愚民結合的瘋狂，也是古老中國抗拒西方世界的最後一次瘋狂。這個瘋狂過去之後，中國人在歸順西方世界體系這個問題上，不再猶豫；西方的文明和話語，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旋律。

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弔詭。西方在拉中國進入自己的世界的過程中，並不希望中國搭車強盛；但是，中國人在進入西方世界的過程中學習西方的種種努力，卻都是為了實現自身的強盛。甚至最後的變革制

庚子義和團事件是愚官與愚民結合的瘋狂，也是古老中國抗拒西方世界的最後一次瘋狂。之後，中國人在歸順西方世界體系這個問題上，不再猶豫；西方的文明和話語，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旋律。



義和團

度，在國門掛上民主共和的招牌，都是為了有一天，趕上西方列強，把列強踩在腳下。雄霸世界，重演西方凌辱中國的一幕，恰是西方世界的話語邏輯。然而，奇怪的是，中國人這樣的西化努力，卻一直得到西方列強的讚賞和鼓勵。發動戊戌政變中斷變革的西太后，還為此受到西方的強大壓力。清朝新政的發動，背後也有西方甚至日本的推動。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作為「叛軍」的革命黨人，從一開始就被西方使團尊為交戰的一方。但是反過來，進入民國的中國，卻一直不被西方視為他們世界裏對等的夥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而且忝列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依然是被人宰割的魚肉。

中國人進入西方的世界，是為了獲得曾經有過的古老尊嚴——一個世界大國的地位；而西方拉中國進入這個世界，僅僅是為了多一個聽話的小夥計。顯然，假如不是過於費事的話，西方也未必不想瓜分這個古老的大國。但是，這種欲望，顯然要低於馴化這個國家，將之納入西方世界的願望。在這方面，位於近東的奧斯曼帝國的命運，正好跟中國相反。對於奧斯曼帝國，西方更希望使之解體，然後分享它的「遺產」。

由於進入西方世界存在着這樣的弔詭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認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話語，有了議會和現代政府架構，甚至學科體系和教育體系都全面西化之後，中西之間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在西方，曾經眾人信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國也接受過來，並成為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但這個主義的道理，並沒有讓中國人溫順地做一個小兄弟，他們要趕超。為了趕超，他們找捷徑，先找到日本，然後找到了俄國——蘇維埃俄國。學日本和學俄國，都是看上了兩國似乎有一條現代化的捷徑，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另類西化的捷徑。中國人相信，通過俄國人這條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時間跨越西方幾百年的歷程，後來居上。中國後來走上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種偶然性，但想走捷徑，卻是相當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學習日本，從單純地學習日本如何學習西方，到學習其軍國主義，本身意味着希圖通過限制國民自由，實行高強度的國家主義來達成富強。從軍國主義到共產主義，其實只是一步之隔。

當然，中國人的捷徑，並沒有走通。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國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軌的道路上來。中國改革三十多年，儘管極力抵制制度變革，但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卻跟美國走得很近。中國比任何一個後發國家都要熱衷於全球化，不惜代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跟西方貿易體系接軌。在這方面，已經實現政治變革的俄羅斯，都沒有走得像中國這樣快。

主導改革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從改革開放中，也就是說從再一次進入西方世界體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處。所謂「中國的崛起」，最大的獲益者，是作為中國統治者的中共。與其說中國國家的實力增長，倒不如說這個黨的實力急

中國人進入西方的世界，是為了獲得曾經有過的古老尊嚴——一個世界大國的地位；而西方拉中國進入這個世界，僅僅是為了多一個聽話的小夥計。假如不是過於費事的話，西方也未必不想瓜分這個古老的大國。但是，這種欲望顯然要低於將之納入西方世界的願望。

劇膨脹。然而，走到這一步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陰雲，再次浮上天空。黨記國家主義，在民族主義的鼓譟後面，橫空出世，甚囂塵上。對於西方世界的質疑，不僅在官方，而且在民間被提了出來。經濟上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跟當年的亞洲四小龍，或者跟日本一戰前後的崛起，沒有本質的區別，無非是集權體制加經濟自由，再加上轉型時期因前現代的匱乏而存在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但是在此時，卻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國密碼」、「中國奇跡」、「中國統治世界」的說法。官方和民間都熱的儒學儒教以及內容龐雜的「國學」，則從文化層面，浮現了某些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質疑。似乎影影綽綽，儒教文化加「中國模式」，一種所謂的「中國道路」，已經幽靈顯現。讓人隱約地感覺，似乎一個世紀之前的問題，又冒出來了。再加上近來近乎瘋狂的網絡整肅，建設中國局域網的巨大投入，以及2008年以來中國對西方、對美國的強硬表態，讓人不得不懷疑：難道似乎有了本錢的中國統治者，現在開始打算離開他們花了三十年功夫再次進入的這個世界嗎？

儒教文化加「中國模式」，一種所謂的「中國道路」已經幽靈顯現。再加上近來近乎瘋狂的網絡整肅，以及2008年以來中國對西方、對美國的強硬表態，讓人不得不懷疑：中國統治者現在開始打算離開他們花了三十年功夫再次進入的這個世界嗎？

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中國不是北朝鮮，潘多拉的匣子已經在這塊土地上打開，資本主義的魔怪已經四處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將它關上。統治中國的共產黨人，已經嘗到了資本主義的好處。統治中國的人已經從幾乎不知錢為何物的第一代領導人，變成了今天擁有巨大家族財富的第三代。作為改革開放最大的獲利者，當然沒有可能從此洗手不幹，自己砍掉那棵搖錢樹。所以說，現今的種種瘋狂，種種自負，種種封鎖，無非是想在市場經濟和專制政治之間，建一道安全的封鎖牆，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時代，一邊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吸血，一邊讓民營經濟造血，逐步使國家資本主義轉為權貴資本主義，或者是頂着國家招牌的權貴資本主義。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擠出一點餘瀝，分潤民眾，安撫民心。

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無非是企圖借助帶有稍許全球化色彩的儒家禮制文化，抵制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確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說是他們想用孔夫子濟列寧主義之窮，但卻看不見兩者之間融合的迹象，列寧主義沿着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走到了「和諧社會」，骨子裏的虛偽本色，並沒有因尊孔而有絲毫的改變。眼下中國政府對歐盟、對美國的強硬態度，無非是由於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只有中國的增長實現了「保八」，短時間砸錢砸出來的數字，帶來了虛假的底氣，黨和政府裏的鷹派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氣焰高了起來。一旦經濟稍有差池，中國多年積累的問題，就會如雪崩一樣來到。現在的強硬，馬上就會銷聲匿迹。

也就是說，今天中國達官貴人們的態度，跟一世紀前庚子年的瘋狂，有本質的不同。今天的他們，不是要從西方世界的列車上下來，而是要繼續搭這趟華麗的列車，但卻要避免列車裏的其他人干預自己的為所欲為。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像亞洲四小龍，甚至一戰前後的日本，一旦經濟起飛，國民在擺脫了

前現代的匱乏之後，政治民主和開放是必走的路。不僅僅由於外界的壓力、世界體系的壓力，這些國家地區的民眾自己也會有這樣的需求。從歷史上看，唯有一條路，可以暫時擺脫民主，那就是像當年的日本那樣，實行軍人統治，走軍國主義的道路。顯然，今天的世界對於中國的崛起，最大的擔憂就是這個。

有幸的是，儘管中國的軍事力量，隨着經濟的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的軍隊卻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迅速地腐化了。說中國政府的腐敗已經相當驚人，但政府畢竟還能有一點監督，多少有點開放，可是中國的軍隊體系，卻一直處於封閉狀態。一個轉型的社會，一個經濟快速膨脹的社會，如果有一個角落始終封閉着，不許任何人批評，那麼這個角落裏的腐敗，可想而知。這種腐敗，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軍人統治的可能性變小了。各國軍人統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們比政府中人要廉潔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了這個依託，軍人有甚麼理由出來統治國家呢？況且，一個腐敗的軍隊，是沒有戰鬥力的，對外沒有，對內也沒有。所以，如果有人強行出來，也長不了。

所以，未來的中國，走向民主，只是時間的問題。一黨統治的強權統治，前提是這個黨要有在民眾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馬權威，隨着這種權威的消失，黨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分立，即便沒有民眾的壓力，就是擺平黨內，也需要某種程度的「黨內民主」；更何況，可以預計，在今後的歲月中，黨和政府體系中的腐敗會愈演愈烈，中國的社會矛盾會愈來愈激烈，官民衝突只會加劇，不會止息，民間新生代的成長，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趨向會更加強烈，民主變革，幾乎是必須的選擇。只是，由於極權統治的長期毒化，公民社會至今沒有成形，一旦政治開放，民主實現，中國很難避免一個時間的混亂，弄得不好，也許會陷入分裂，或者長期的混亂。事實上，這個結果，現在的執政者是知道的，但他們卻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劇這種悲劇實現的可能性，同時用這種可能性來恐嚇中產階級。由於這個黨早就沒有了理想，也沒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們中大多數人，對於民族和國家，沒有任何責任感。像他們中的一些人說的那樣，寧肯等死，絕不找死。所謂「找死」，只是他們自己死，民族國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們和中國民族國家一起死。民主對於中國，是有風險；但不民主，只有崩盤。

也許，我們還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已經不是當年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籠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間呼聲，已經愈來愈響。這個世界也許不會允許這麼大的中國崩潰，拖垮世界。中國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點該做的事，中國也許還有希望。

由於極權統治的長期毒化，公民社會至今沒有成形，一旦政治開放，民主實現，中國很難避免一個時間的混亂，弄得不好，也許會陷入分裂，或者長期的混亂。這個結果，現在的執政者是知道的，但他們卻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劇這種悲劇實現的可能性。